

经济与发展篇

第一章 下一个目标是中国吗？

辨析“中国经济崩溃论”

一、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不解

1990年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就开始对中国的国力作出重新评判，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长为世界的第二位或者第三位，从那时起就有舆论开始谈论“中国威胁论”。2000年夏天，《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公众做了调查，在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将威胁到日本经济。过去，美国的报纸喜欢把日本描绘成一名硕大无比的相扑运动员或是怪兽，正在入侵和破坏美国经济。对于中国，美国记者们同样勾画出一个夸张的形象——巨龙正在吞噬相扑运动员。

1. 谁在质疑？

2002年以来，一些专业的和大众的西方主流媒体相继在显著位置发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援引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omas G. Rawski)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以1998年为例，中国的实际增长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7.8%。

与此同时，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

滩上的大厦”。4月1日,《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麻省理工学院梭罗教授在台北严厉批评“中国内地经济像是一家大型的安然(Enron)公司,内部关系复杂并且表里不一”。而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更是推出极端结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对于国外的质疑,中国国内迅速作出反应,中国官方公开反驳了这一结论,国内经济学界也纷纷作出回应。200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邀请部分经济界专家学者座谈当前经济工作。专家对金融业最突出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国有股减持与上市公司治理;下岗失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财政赤字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加入WTO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可以预见,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大动作的轮廓也许就在这里。

对于刚刚迈入21世纪的中国来说,如何看待西方学界和舆论的质疑,如何总结自己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全面而清醒的判定,一时间似乎成为一个急需直面的话题。

2. 我们的回答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每年7%~8%的经济增长率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世界近年来开始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或泡沫论。他们中很多人都以一种诧异的眼光看待中国,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奉行他们所不认可的社会制度的国度怎会出现如此的经济奇迹。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对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经济学家相信,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也将对21世纪的亚洲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000年春天,东芝关闭了日本国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没过多久,主要生产照相机的美能达公司也宣布,公

司正逐步停止国内的相机生产，转而从上海进口。《纽约时报》作家詹姆斯·布鲁克注意到，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 10 月份开始，数家日本制造商纷纷公布了从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的计划。这让许多日本人不得不担心，中国人推崇“日本制造”的年代已走到尽头。

2001 年 12 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新成员，她正舒展着经济肌肉，准备演好这个新角色。许多日本人担心，在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面前，日本经济会显得软弱无力。这就好像让青年人和中年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赛跑，孰优孰劣一看便知。日本人害怕，日本经济无力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当日本人在不断抱怨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地完成了自行车和电视机产业的升级工作。现在中国能够生产出与日本同样科技含量、同样价值含量的产品，而长久以来，高科技含量一直是日本人的骄傲。2001 年，在中国出口日本商品的名单上，机械产品第一次取代纺织品成为主打产品。多多少少依靠着日本的合作支持，半导体芯片、机床，以及造船业正在中国兴起，中国正在向第三代、第四代移动电话领域发起进攻，而且颇具竞争力。

中国已经将眼光瞄准了 21 世纪的日本市场，但日本政府却在强有力的农业游说团的重压下，为保护 19 世纪的经济成分而战斗。2001 年，日本谈判人员花费了数千个小时研究如何应付中国在筷子、领带、毛巾、鳗鱼、海藻以及生丝等产业造成的威胁。当日本经济官僚机构正为这些问题废寝忘食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同东南亚 10 国达成共识，开创一个拥有 1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专家建议日本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甩掉这些夕阳产业”。

1996 年 3 月 4 日，美国《商业周刊》封面文章以《不受约束的巨人》比喻中国。文章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震撼着世界，还指出：“人们往往容易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其实，直至现在，中国虽有惊人的出口，但在重工业和尖端科技两大类，都仍未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不受约束的、不按固定规则行事的经济巨人，在世界贸易中可能会带来的冲击，使得西方分析家

们大为震动。”

2002 年 6 月,《洛杉矶时报》刊载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一篇文章,说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作者甚至担心美国会像当年的英国一样,重蹈衰败的悲剧。文章读来颇有悲壮之意,作为世界超级霸主的美国,在 21 世纪或许就风光不再,根源就在于全球化,全球化使美国不断输出繁荣,但同时也在“养虎为患”。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之时,可能就是美国成为第二个英国之际。

美国《纽约时报》2002 年 6 月 28 日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文章援引一些分析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亚洲重要盟友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威胁。当然,他们不忘提到,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动力。

二、理性一些的思考

1. 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吗?

中国威胁论者说,中国经济使得日本经济的整体价格水平下跌,即通货紧缩。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通货紧缩有好有坏这一情况。良性通货紧缩源自价廉物美和不受限制的进口商品,它将使日本消费者直接受益。此外,进口商品价格下跌也有益于从国外购买投入的公司,从而提高日本的进出口交换比率。

中国威胁论者还说,中国正在威胁日本的生产基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例如纺织和计算机制造业等。但是日本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可利用的劳动力供应源将会缩小,还会有更多的人退休。日本的老龄社会——人们的寿命延长,同时出生率降低的现象——要求各公司到国外寻找工人。因此,日本的公司在中国建厂这一情况是好消息。随着日本变得较为重视资本投入,它会发现自己能更有效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效率会下降。因此,

日本应当成为一个全球资本、服务和高技术的供应国。

但是中国威胁论者说，中国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或许就是在高技术领域。有图表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增加。这些数字有欺骗性。它们反映的是仅在中国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日本和中国竞争的产品数量被人为地夸大了，根据一些计算结果，这样的产品仅占 1/5。这两个国家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互补。合作从来不会成为好新闻，因此记者们强调竞争是不足为怪的。不过中国还不像日本那么强大。两国之间健康竞争的程度也促使日本的公司更为注重利润率，并集中于日本领先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威胁到日本经济，甚至正相反，中国将补充日本的各个行业。

2. 可以看到的距离

中国本身如何呢？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过去 10 年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即便如此，中国的年人均收入还是不足 1000 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的 40 倍。此外，国民生产总值达 4 万亿美元的日本使国民生产总值为 9800 亿美元的中国相形见绌。如果从战略意义上说，经济实力等同于权力，那么中国离成为某种威胁还有段距离。

但是有两个重大事件将改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和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些是对中国经济抱更乐观态度的理由吗？其实，以这两件大事为基础预测投资流量、经济增长和汇率的问题是，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人们难以预测中国加入 WTO 后流入和流出中国的净资本流量。

日本人之所以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日本经济的出路，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屡创新高，中国在这个时候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中国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经济没有丝毫复苏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抱怨，中国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疲软的原因。”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吸引走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日

本人称，这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 20%。甚至有人提出可怕的警告，日本将出现致命的“制造业空洞”。

美国与其担心自己在水世界经济甚至政治、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被中国所取代，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因此，美国实行了保护主义政策，2002 年以来，布什对多年盟友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左右这种行为的是一种遏制思想，还有一种害怕心理，更有一种霸主心态。然而，美国从贸易保护主义中会得到什么好处吗？政治上，欧盟正在和美国渐行渐远，从 2002 年 7 月开始，欧盟主动和美国人称做“邪恶”国家的伊朗套上了“近乎”。

美国人不要再制造什么“中国崩溃论”，以此来蒙蔽国人的眼睛。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赛场上也没有不败的球队。因为，如果一只球队连续获得世界冠军，就容易产生自满情绪，往往不求进取，而正是这一脸“冠军相”使其走下了高高的领奖台。如果美国不好好反省自己，未来的美国则由于自满、排外的霸主心态使自己在全球化中落下伍来。

三、下一个经济崩溃者会是中国吗？

1. “国际经济的乌鸦嘴们”

近几年来，与全球经济的萧瑟之气相比，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赢得了周边国家的高度信赖，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政界和学界的质疑。最早是有“国际经济乌鸦嘴”之称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克鲁格曼曾预言“亚洲金融危机”，他的一贯作风是出语惊人，所以，政界和学界对他的观点不得不引起应有的关注。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最新以及最惊世骇俗的质疑，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

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的 GDP 统计出了什么问题》和《中国的 GDP 统计：该被警告吗？》几乎是全方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的质疑。他的结论惊世骇俗，“1997~1998 年 GDP 增长 2.2% 是一个远比 7.8% 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 是一个上限。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

2002 年以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如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中国经济评论》等纷纷大规模地报道起罗斯基教授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 GDP 统计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质疑中国 1997 年至 2000 年 GDP 增长数字的真实性，日本、韩国、印度等周边国家的重要媒体，也都在 2002 年第一季度大篇幅刊载尖锐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掺水”的文章，使这一原本只局限于学术圈的观点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

罗斯基的质疑相当系统和严密。他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商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 GDP 在 1998 年和 1999 年最多只增长了 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 2%，因而 2001 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条。

(1) 能源消耗显示中国经济状况可能严重衰退。罗斯基指出，中国在 1997~2000 年期间，官方数字显示 GDP 累计增长 24.7%。但是，同期中国的能源消耗只增长了 12.8%。这意味着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下降了 30%。罗斯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亚洲其他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能源消耗都随着 GDP 上升，而中国经济增长中，能源使用的效率从来都不高。罗斯基还引用其他具体的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的矛盾。比如，在 1997~1998 年期间，基建投资增长了将近 14%，而水泥和钢铁的生产只增长不到 5%。工业产值增长 10% 以上，而 94 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有 14 种增产，53 种却减产。

(2) 过去 5 年内中国出口增长在波峰波谷之间振荡，但经济增长却始终保持平稳，难以想像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保持平稳的。

(3)用部门法衡量的经济增长数据难以置信，以工业增长为例，1999 年，官方统计数字，中国 94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 14 种达到了二位数字以上的增长，27 种的增长率不足 10%，占压倒多数的 53 种产品产出量下降而同一官方统计数字却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0.75%。以农业生产为例，如果占 80% 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没有增长，那占 20% 人口的城市地区，该以什么速度，才能在弥补未成长地区后还使全国经济增长那么多？

(4) 如果经济微观基础健全的香港、新加坡等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 7% 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

2. 反击质疑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针对西方国家的质疑，组成了一个专门课题小组。课题组负责人赵晓博士认为，罗斯基等的质疑与中国的实际是不相符的。课题组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间一致性以及诸多事实的检验上作出了分析和回答。

第一，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萎缩的矛盾的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美国学者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从 1984 ~ 2001 年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并无明显异常。

中国能源消费的确从 1997 年开始出现了萎缩，其中以 1998 年最为严重，为 -4.1%。1999 年以后则每年下滑 1.6% 左右，能源消耗在 1997 ~ 2001 年间总共下滑了约 10%。但是，此期间同步伴随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对煤炭消耗的严格限制可能是导致统计内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

能源供需规模存在被明显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为例，近年来限产和关闭小煤窑的措施十分严厉。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就在 2001 年海关两个月缉查出 7000 多吨走私成品油，乐观估计缉查率为 10% 的话，那么中国每年油品走私几十万吨并不过分，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或者说，政

府对国有重点煤矿的限产容易观察，而对小煤窑的清理取缔成果，以及对缉查油品走私成果则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如果我们假定 5 年来政府调整能源供给结构的努力不是异乎寻常地有效，假定中国能源需求和产业能耗水平也并无显著改善，那么结果就是，近年来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和石油供需存在明显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理解。

第二，对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的解释。1998 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 10 亿美元，而 2001 年则同比增长了 550 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剧烈波动看，的确难以设想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居然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但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 GDP 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素。因此就出口和 GDP 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 500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 GDP 波动 5 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 GDP 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 5 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 2300 亿 ~ 3000 亿元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 3 万 ~ 5 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 GDP 增长，简单来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 GDP 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并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才能最终体现到 GDP 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对经济总量影响较小的加工贸易占了全部外贸的一半以上，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加上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包括国债投资）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荡平，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 GDP 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对部门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的解释。应该看到，美国学者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数据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乃至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就是一例。从 1986 年以来，在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 34 种最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在

1997 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工业产品真的出现产销增长疲弱，也并不足以影响 GDP 增长率。如果工业品存货投资波动 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响资本形成 1% 的波动，资本形成 1% 的波动则至多形成 GDP 不足 0.4% 的波动而已！

中国 GDP 的部门构成，第一产业的比重在 16% 以下，第二产业在 50% 左右，第三产业为 35%，因此即使中国农业近年来为零增长，而不是统计所显示的年均 2% 的增长率，其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也在 0.3 个百分点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完全抵销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 SNA 统计体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务业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银行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和预测时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鉴于服务业中餐饮、物流、自由职业等难以胜数，收费又以现金交易为主，因此官方几乎不可能有详细统计。考虑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巨大规模，使用部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容易导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将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近年来的不景气，用以证明中国经济高估的例子，不如作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陪衬来理解更为恰当。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迫使东亚经济要么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产业升级，要么以中国经济为腹地进行产业迁徙，否则其衰退无可避免。

有关课题组通过对目前流行的中国经济高估论或停滞论的简单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计体系及经济增长大体可信。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被低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中国的家底

事实上，中国的统计质量并不是同等水平发展中国家里最坏的，若与转轨国家对比，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其实，中国统计数字早已经过国际敲打，具有相当可信度。20 世纪 90 年代，与这次不同的是，一些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及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被低估的现象。1999 年世界银行派员到中国考察，他们就对被认为低估

的数字进行核对，并到各地进行实地核查。核查的结果是：中国在统计方面不仅有自己的专业统计队伍，而且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计方法；高估的与低估的统计数字一加，与公布的统计数字误差不是特别大。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中国自己的统计是可信的，同时宣布，从此以后，再也不调整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而在这件事情以前，世界银行是从来也不采用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而是使用经他们调整过的统计数字。应该说，世界银行的统计专家要比一些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观察得要专业、要认真、仔细得多。世界银行能接受中国的统计数字，要比批评中国统计数字的专家更专业。

中国统计数据之所以基本可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依靠科学技术。中国统计的基本方法、制度以及相应采用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等充分肯定。他们认为，中国的统计从总体上来看，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居于前列的。

第二，依靠法治。这几年中国加大了统计法治执法的力度，在社会上公布了检举电话。所以，任何违法的行为都在统计部门的视野之中。当然，有些隐蔽的，就像美国最近出现的假账问题在中国也会存在一些。而一经发现，统计部门也会严肃处理。

第三，依靠道德。在全行业中间提倡职业道德，实事求是，我们的准则就是不做假账。应当说这几年我们的职业道德教育还是有成果的，全国 200 多万从事统计工作的员工，他们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是合格的。

第四，接受监督。我们欢迎社会各界对中国统计进行监督。2002 年年初，我国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即 GDDS 系统。总的来说，我们的统计队伍还是本着公正、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来工作的。

对于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统计各项数据不协调”的质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用几组数字做了回答。首先，从需求的角度看，上述数字和统计与经济增长率还是协调的。2001 年与 1997 年相比较，中国的 GDP 增长了 33.9%，平均每年增长 7.6%。与此同

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4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 37.7%；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56.8%。再从收入的角度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33.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15.2%；财政收入增长了 89.2%；企业利润增长了 2.2 倍；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 59.4%。除了农民收入外，各项指标与经济发展也是协调的。从投入的角度看，这期间，发电量增长了 30.2%；旅客周转量增长了 30.8%；货物周转量增长了 24%；货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长了 14% 左右。这几个方面的数据跟 33.9% 的增长率也是协调的。

事实上，抛开官方的统计数字，单看国内学者自己的计算以及国外权威机构的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和任何一个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家媲美。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所胡鞍钢的计算，1979~2000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 9.3%。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 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20 世纪 9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全球榜首，为 10.7%。更有经济学家推算，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 20 年之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下，未来 30 年中国仍能维持不低于 6% 的年均增长率。

尽管西方主要媒体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表示悲观，但投资银行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杜伟霖 (William Dudley) 2002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还是表现出乐观态度。杜伟霖说，尽管西方媒体有过悲观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美国统计数字也有水分。凡是来到中国看一看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经济增长是很高的，而且一直很高。尽管统计有一定的偏差。杜伟霖并没有忽略中国的国企、银行坏账等问题，但他认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将是中国经济看好的重要因素。杜伟霖强调说，人民币将面临国际上强烈要求升值的压力。

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哪里

1. 潜力在加速度

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尽可能地去延长它美丽的花期。尽管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说三道四，我们姑且不讨论其目的所在，而是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一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到底在哪里。

国内外不少经济专家认为，尽管前路并不平坦，但中国经济的列车，每年仍将可能保持较高的运行速度，中国 GDP 的增长仍处于“加速”阶段，“七上八下”的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投资、内需、外贸——被称之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可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个期限是 15 到 30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司司长许宪春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预期，他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05 年超过法国，2006 年超过英国，但在 21 世纪内还赶不上美国。

2002 年以来，随着计划进度和国债资金下拨的加快，2001 年曾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0% 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月上升。2002 年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46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1.5%。各地区投资普遍增长，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都在 20% 以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其外界接受度正日益提高。2002 年前 5 个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1612 家，同比增长 23.26%，实际利用外资 169.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8%。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到 2005 年将超过 1000 亿美元，是现在的两倍多，这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资源——拥有 13 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制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巨大的需

求潜力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人均 GDP 排在世界第 140 位，是世界中等收入水平的 40%，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16%，这个水平之低代表着我们的发展程度不够，反过来讲，它又同时意味着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目前只有 36%，不断发展城市化就是一大需求。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从城市到农村就有很多事要做，例如中国高速公路目前只有 19000 公里，不及美国的 1/3，要在 2010 年实现“五纵七横”目标，需要巨额投资，这些都将驱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正经历一次新的转型——从外贸拉动向内需推动的转型，这一轮结构转型需要 5 到 10 年的时间。2001 年的增长情况，已显示出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甚至认为，GDP 7% 的增长率中有九成以上的动力来自内需。为扩大和培育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 2002 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1500 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南水北调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以住房、汽车、通讯类产品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正逐步形成并已开始发挥作用。8 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银行储蓄存款，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外界更多的接受、认可，都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提高自身竞争力、扩大自身规模的砝码。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前景“黯淡无光”的看法，如果不是出于误解，便是偏见所致。

出口增加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统计资料显示，2002 年 1~5 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 22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其中，出口增长了 13.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达到了 16289.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 左右。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两者在 2002 年上半年，将分别增长 11.6% 和 8.4%。研究结果显示，2005 年中国出口额将达到 3550 亿美元，接近 1998 年 1800 亿美元的 1 倍。

2. 潜力在后发优势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后发优势的有利条件。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别国开发出来的产品，我们能够很快通过学习生产出来，不用付出在开发过程当中所投入的研发成本。我国沿海一些企业，就是通过这种后发优势发展起来的。同时，从国家的经济体制上来讲，从经济发展所走的道路来讲，也是这样。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付出很多代价，要不断地去尝试、总结，最后发现一条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我们现在就可以模仿这种体制，这就是后发优势，中国要想赶超，必须要利用好后发优势才能跨越。

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经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也快速增长了将近 40 年。中国经济从 1978 年开始走上快速增长之路，由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利用这种后发优势，我们这种快速发展经济的局面将维持 30~50 年。

3. 潜力在功夫外

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文化优势。20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东西方精神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比较中，西方人感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博爱”理想、“中庸”风度、“经世济民”的胸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注重气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等，对于克服西方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能源枯竭、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等“现代社会病”，有着奇特的疗效。如美国学者卡恩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个人与家庭、组织和社会的和谐、合作，限制个人私利和过多的性欲望，努力培养人的节制、牺牲、忠诚、责任、义务等等，这种文化精神远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